

文／徐滄淇 圖／屠佳

我愛芭蕉

我愛芭蕉－「是誰多事種芭蕉，早也瀟瀟，晚也瀟瀟。」

從小對香蕉的認識，來自於自家的山上、家人的教導和自己的觀察。一種樹身較矮、果串較長、果指較大的叫「芎蕉」，也就是一般的香蕉；另一種樹身較高、果串較短、果指較小、皮薄易裂的叫「牙蕉」。長大一些，又多認識一種通稱的「芭蕉」，樹型高大無比，果實較粗短，超市常見，標示就叫芭蕉，價錢還比香蕉貴，經常賣到果皮發黑。對於市售「芭蕉」的稱謂，老爸頗不以為然，他說：「那種番仔蕉哪是甚麼芭蕉，我們山上的牙蕉才是正宗的芭蕉。」

三種香蕉，多種叫法，我嘗試找到正確名稱，以免經常雞同鴨講、各說各話。剛好因工作之便，接觸到香蕉研究所的蔣世超博士，經過一番說明，終於知道市面上常見的芭蕉，學名叫「南華蕉」，而我所認知的芭蕉，其實是「呂宋蕉」，在分類上都屬於芭蕉科芭蕉屬，因此叫它芭蕉也不能算錯。呂宋在菲律賓，顧名思義，自然是原產熱帶的品種。內行人都知道呂宋蕉的每個果把幾乎都會有一對連體的果實，這正是它的典型特徵。不過這個品種的栽培區域多半集中在屏東地區，北部極少。

但偏偏我家就在北部，而且從來就有這種芭蕉，一直生生不息，推算至今超過半世紀。至於當初先人是在何種機緣，種下第一棵種苗，已不可考。近年來田園荒廢，但分散各田坵山坳角落、自生自滅的蕉樹尚能四時結果，為我們幾個不定期上山的兄弟帶來驚喜與飽足。父親則是幾乎天天上山，他告訴我有時幾天不見，青蕉一下子就變成「在穢黃」了，松鼠最高興，吃飽了滿園跑。他也曾經目睹一隻烏

龜停在香蕉樹下，不時抬頭張望，似乎在等待熟透的果實落下。

許多人偏愛芭蕉，是因為它的口味甜中帶酸，口感軟硬適中，一根只有兩三口，一口氣吃一把不成問題。若和普通香蕉比較，在我感覺不僅是品種不同，似乎等級也不同。去年四月，我兄長與老爸赴日旅遊，回來暢談東洋見聞，其中有一段是「大飯店的早餐有芭蕉」，為何不是香蕉？我想大概挑嘴的日本人也喜歡芭蕉吧！只可惜北台灣的市場或超市幾乎買不到，要吃得自己種。至於市面常見那種芭蕉(南華蕉)的口感又如何呢？一般的說法是甜則甜矣，可惜沒有香味，不太像「香」蕉。一般農民寧願在田頭屋後種植南華蕉，而不願栽種好吃的芭蕉，當然有其原因，除了產量考慮以外，據專家表示這種芭蕉有它基因上的優勢，幾乎不會染病或遭蟲害之故。而呂宋蕉則容易得黃葉病及受象鼻蟲危害，因此栽培並不容易，而我家種的卻得以倖存多年，算是異數，我猜想多少與地形封閉的特性有關。

二年多前，蕉園遭到颱風侵襲，災情慘重。我擔心芭蕉生產青黃不接，於是求助於香蕉研究所，趙治平博士一口答應提供30株「瓶苗」，也就是組織培養苗。據告移植後大約一年多就可結果，如用心管理，產期還可提早。11月，瓶苗寄到，苗長約30公分，老爸邀我弟弟合力將幼苗種在田裡和山坡上。接著我每隔一兩週回去查看，按時除草，一兩個月過去了，總感覺還停頓在幼苗狀態，忍不住問老爸可不可以施點肥，老爸說芭蕉不能施太多肥，否則果實太大不好吃，果心還可能會變

硬。他說不必急，等春雨一來，就會長得飛快。

一如老爸所預料，歷經隔年春夏二季，蕉苗陸續長成了大樹，然後冒出了大花芭，收成似乎指日可待。老爸沒料到的是，某天蕉葉忽然間分段捲成了雪茄模樣的蟲蛹，吊掛滿樹，拆開可見裡面有一條白色的大肥蟲，尺寸比天牛幼蟲還大，猜想是某種捲葉蟲。擔心蟲口蔓延，我問老爸可有農藥對付，老爸說不必費事，用手捉、用腳踩即可，除了樹有點高以外，捉蟲的事並不構成困難，我想既然肥料、農藥都免了，感覺自己像是從事有機栽培的農夫，有些自得。辛苦耕耘總算有代價，自己種的芭蕉陸續收成，吃不完就分送給親朋好友分享，逢人還不忘吹噓一番：「這是最好吃的芭蕉、我自己種的、保證純有機。」

香蕉雖然好吃，愛吃香蕉的人也有不敢吃的時候，因為習俗中手術後或骨頭有毛病時，就不能吃香蕉，惟一的例外，就是「芭蕉」不算，我不知道這些說法有何根據，猜想是「不吃不可」的人想到的藉口吧！倒是我長年都在吃香蕉或芭蕉，除了嘴饞以外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。多年前，一晚睡到半夜，發現全身癱軟，無法動彈，太太緊急送醫，經診斷為體內鉀離子流失，打完點滴立即豁然痊癒。香蕉富含鉀的成分，遂成為我「每日五蔬果」之首選。

有人說多吃香蕉讓人心情愉快，是快樂之果，我完全同意，然而根據我「專業」的認知，吃芭蕉會讓你更快樂。因此，我想號召天下「有志之士」，如有可能，在自家庭



院種一叢兼具有珍果與浪漫意涵的芭蕉，除了滿足味蕾與口腹目的，還可憑窗聽雨打芭蕉，效法古人體驗「是誰多事種芭蕉，早也瀟瀟，晚也瀟瀟。」的情境，說不定會有另一層次的心靈感受。

細